

劝学篇

(日) 福澤諭吉著

商务印书馆

勸 学 篇

(日)福澤諭吉著
群 力 譯

商 务 印 書 館

1958 年 • 北京

劝 学 篇

載“福澤全集”第二卷

东京时事新报社

1898 年版

內容提要

福澤諭吉(1834--1901)是日本近代的偉大思想家。他深刻体会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又因早岁學習西学,受到近代科学和资产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就立志与封建体制与意識形态斗争。他的思想和行动对于日本資本主义和资产階級民主运动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福澤著譯的書达六十种之多,本書是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著作。書中几篇文章發表于 1872--1876 年,即正当明治政府完成“廢藩改县”,日本資本主义开始大步前进的时候。作者在本書内充分發揮了人們生来平等自由的学說,虽然他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只能局限于资产階級所要求的范围,是極不徹底的,即使作为资产階級民主思想也是極富于妥协性的。

本書可幫助我們了解日本資本主义初期的政治思想情况。

劝 学 篇

(日)福澤諭吉著 群力譯

商 务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 华 書 店 总 經 售

京 华 印 書 局 印、装

統一書号 2017·16

1958 年 11 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5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67,000

印張 2 $1/8$ / 16

印數 1—1,200

定價(9) 0.44

合訂本勸學篇序

本篇是我在讀書之暇隨時寫下來的。從明治五年(1872)二月發表的第一篇起，到明治九年十一月發表的第十七篇為止，截至現在，發行總數約有七十萬冊，其中第一篇不下二十萬冊。加之以前出版法不嚴，偽版流傳很多，其數也可能有十萬冊。假定第一篇的真偽版本共達二十二萬冊，並與日本的三千五百万人口相比較，則一百六十人中必有一人讀過此書。這是自古以來罕有的發行狀況，並可由此看出近來學問迅速發展的趨勢。

本書所載論文，有的是隨時適應急需而寫的，有的是展望远景而作的。因系匆匆執筆，所以可能有的意義很淺近，有的却近似迂闊。現在把它合訂成一本，驟然通讀，或者會感到前後論旨不相連貫，但如稍為深入一下，在文句之外加以吟味，就可以發現全篇的論旨是不相違背的。

本書發行已有九年，先進學者如已看過以前出版的單行本，當然沒有再讀這一合訂本的必要，它只是為着今后的進步人士編訂的，爰將本編的經過和體裁簡述如上。

福澤諭吉志

明治十三年(1880年)七月三十日

目次

合訂本劝学篇序

第一篇		1
第二篇	序 言	5
	論人与人平等	6
第三篇	論国与国平等	10
	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	11
第四篇	論学者的本分	15
	附 录	20
第五篇	明治七年元旦献詞	22
第六篇	論尊重国法	26
第七篇	論人民的职責	32
第八篇	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	37
第九篇	分述两种学問的主旨——贈中津旧友——	43
第十篇	贈中津旧友(續前)	47
第十一篇	論名分产生伪君子	51
第十二篇	論提倡演說	56
	論品行必須高尚	58
第十三篇	論怨尤之害	61
第十四篇	內心的檢查	66
	“照顧”的字义	69
第十五篇	論怀疑事物与决定取舍	72
第十六篇	論保持本身的独立	77
	論思想和行动一致	79
第十七篇	論人望	82
譯后記		88

第一篇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本应依憑体力和腦力劳动，取得天地間一切物資，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但如环顧今日的人間世界，就会看到有賢人又有愚人，有穷人又有富人，有貴人又有賤人，他們之間似乎有天壤之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理由很明显。事实告訴我們：人要是不学就沒有知識，沒有知識就会成为愚人，所以賢愚之別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加之，世界有困难的工作，也有容易的工作，做困难工作的叫做身分高的人，做容易工作的叫做身分低的人。大凡从事操心劳神和冒犯風險的工作是困难的，使用手足从事力役的工作是容易的。因此把医生、学者、政府官吏、做大买卖的巨商和雇用許多人的豪农叫做身分高的貴人。由于身分高貴，家里也自然富足起来，从下層的人看来就高不可攀了。但如追溯根源，就可以知道这只是有無學問所造成的差別，并不是天命注定的。俗語說“天不給人富貴”，人們須憑勤勞来获得富貴。所以如上所述，人們生来并無富貴貧賤之別，唯有勤于學問、知識丰富的人才能富貴，沒有學問的人就成为貧賤。

所謂學問，并不限于能識難字，能讀難讀的古文，能咏和歌^①和做詩等不切实际的學問。这类學問虽然也能給人們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象古来一般儒学家和汉学家們所說的那樣可貴。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产；~~和歌~~，而又

① 日本古来的一种詩歌体裁。——譯者

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因此有些具有心机的商賈农人，看到子弟全力向学，却担心家業中落，这种做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这类学問远离实际不切合日常需要的明証。所以我們应当把远离实际的学問視為次要，而專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际学問，如學習四十七个字母，練習写字記賬，学会打算盤和使用天秤等等。更进一步，还有很多要學習的学科。例如地理学介紹日本國內及世界万国的風土；物理学考查天地万物的本質并探究其作用；历史是詳記年代研究古今万国情况的典籍；經济学是从一身一家的生計討論到国家世界的生計的学問；修身学則闡述合乎自然的修身交友和处世之道。在學習这些学問时，均可參考西洋的譯本，書中內容大多用日本字母表明，學習至便。至于有才的青年，則可兼学外文，对各項科学都实事求是，就每一事物深切追求真理，以滿足当前的需要。以上是世間一般的实际学問。如果大家不分貴賤上下，都爱好这些学問，并有所体会，則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治学的要道在于懂得守本分。人們自降生到自然界以来，本来不受任何拘束。生为一个男人就是男人，生为一个女人就是女人，并且是自由自在的。但如仅仅高唱自由自在，而不懂得守本分，則易陷于恣情放蕩。所以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順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發揮自己的自由。自由与恣情放蕩的界限也就在于妨害他人与否。譬如花自己的錢，耽于酒色，放蕩無忌，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其实絕對不然。由于一个人的放蕩能成为众人的榜样，終至于紊乱風俗，有伤教化，因此他所花的虽然是自己的錢，而其罪是不可寬恕的。

自由独立又不限于个人，还适用于国家。我們日本是远处亞洲东部的一个島国。自古不与外国交接，仅憑本国的物产自給衣食，也並沒有感到不足。自从嘉永年間美国人来日以后才开始对外交

易^①，一直演变到今天这种情况。开禁后議論紛紜，其中有人叫囂鎖国攘夷，但所見异常狹隘，有如俗語所謂“井底之蛙”，其議論是不足取的。^②日本和西洋各国都存在于同一天地之間，被同一太陽所照耀，觀賞同一月亮，有着共同的海洋与空气，要是人民情投意合，將彼此多余的物資相互交換，并进行文化交流，就不会發生耻辱和驕矜的感覺，而能同获便利，共謀幸福，并本諸天理人情而互相友好。只要正义所在，就是对美洲的黑人也要畏服，对英美的軍艦也不应有所畏惧。如果国家遭到侮辱，全体日本国民就应当拚着生命来战斗，以期不使国威失墜。只有这样才可以說是国家的自由独立。至于象中国人那样，覺得除本国以外似乎沒有別国存在，一見着外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們看作四只脚的牲畜，賤視他們，厭惡他們，不計量自己的国力，而妄想驅逐他們，結果反为夷狄所窘。这实在是不懂得国家的本分之故，如就个人來說，就是不能實踐自由的天理，而陷入恣情放蕩的状态了。我們日本自从王政維新^③以来，政風大改。对外基于国际公法与各国建立邦交，对内向人民宣示自由独立的原則，例如允許平民冠姓和騎馬，就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盛举，可以說是奠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基础。今后在日本，除各人因才德地位而有相应的身份外，再也不会看到生下来就有的等級了。譬如人們不能对政府官吏無礼，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并不是因为其人可貴，而只是因为他們具有才德，忠于职守，为国民执行可貴的国法，方才值得尊重，所以不是人貴而是国法之貴。在旧幕府时代，將軍所用的茶僅在东海道^④上通行無阻，是众所周知的。此外將軍飼养的鷹比人还要尊貴，在路上

① 嘉永是年号名，当公元1848—1854年。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海軍提督斐利率艦来日，迫使日本开港通商，从此日本开始对外交易。——譯者

② 指1868年的明治維新。——譯者

③ 德川时代由东京經名古屋到京都的驛道。——譯者

碰到“御用”的^①馬就要讓開，總之只要加上“御用”兩個字，就是磚石瓦片也看成非常可貴的東西。這是因為人們從幾千百年的往古以來，一方面雖然憎惡，一方面又自然相習成風，從而在上下之間造成惡習。但究竟都不是出於法的可貴與物的可貴，而只是政府施逞威力，使人生畏，以圖妨害人們自由的卑鄙作法，即所謂不具實質的虛威罷了。到了現在，這種淺薄的風俗制度早已在日本國內絕迹。因此人人可以安心，即使懷有不滿情緒，也不必隱瞞起來，暗中埋怨，而應遵循正路，按照程序，心平氣和地提出來，并毫不客氣地加以批評。只要合乎天理人情，就是舍生拚命也要力爭，這就是作為人民一分子的本分。

如前所述，依憑天理，個人和國家都是應當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假如一國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與全世界為敵也不足懼，假如個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則政府官吏亦不足懼。何況近來四民平等的基础已經建立，更可以人人安心，只要依憑天理就可以放膽行事。不過每個人都有他相應的身分，并須按照身分而具備相應的才德，要具備才德就須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則須求學，這就是學問所以成為首要之務的原故。

照現在的情形看來，農工商三民的身分已經比前提高百倍，而呈與士并肩之勢，如果這三民中出現人才，政府已經開辟擢用之路。他們就應當重視自己的身分，再莫做出卑劣的事來。大概世界上再沒有象無知文盲那樣又可怜又可惡的了。由於無知之極，就會不知耻辱，進而陷於貧窮與飢寒交迫之境，但又不反求諸己，反而妄自怨恨鄰近的富人，甚至糾集徒黨，進行暴動，釀成變亂，真可謂恬不知耻，惑不畏法了。這些人一方面盡量依賴國家的法制來保障本身的安全和一家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又從自己的私欲出發

^① 即將軍所用的。——譯者

来破坏所依赖的法制，岂不是自相矛盾？还有些出身清白和有相当财产的人，只顾发财，而不知教育子孙。这些子孙既未受到教育，其愚蠢自不足怪。结果有不少流于游惰放荡，使继承的祖业一朝化为烟云。统治这样的愚民，决不能采取讲道理来唤醒他们的方法，只有用威力来使他们畏服。西洋的俗语说：愚民之上有严厉政府，就是指此而言。这并不是政府严厉，而是愚民自招的祸殃。由于愚民之上有严厉政府，而良民之上有良好政府乃是自然之理，因此现在我们日本国内既有这样的人民，也就有这样的政治。假如人民的品质比今天还要差，依然是无学文盲，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比现在更为严厉。又如人民都有志于学，明白事理，并能趋向文明风气，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达到仁慈宽厚的地步。可见法制的宽严，只按人民的德与无德来自然伸缩。没有人喜欢苛政而嫌恶仁政，也没有人不愿本国富强而甘受外国欺侮，这是人之常情。生于今世，具有报国之心的人，谁也不必心身交瘁，忧虑不安，只要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基于人情，首先端正本身的品行，篤志博学，并具备适应其身分的智德，则政府施政即易，人民也不会以受其统治为苦，从而各得其所，大家同心协力来维护全国的安宁秩序。现在我们劝学的宗旨也就在于此。

第 二 篇

序 言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理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它们都能使人扩大知识见闻的领域，辨明事物的情理和懂得做人的本分。

为了推广見聞起見，或須傾听別人的言論，或須自己努力自修，或須博覽群書，所以求學必須懂得文字。但如象古人那樣，以為只要能够念誦文字就算學問，那又大錯特錯了。文字不过是求學的工具，好比修建房屋所用的斧鋸一樣；斧鋸虽然是修建上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如仅知工具名称而不知如何修建房屋，那就不能称为建筑家。正因如此，仅能念誦文字而不能辨明事理的人就不能叫做學者，即所謂讀論語而不知論語的人。如果能够背誦我國“古事記”^①而不知現時的米價，就可以說不懂得过日子的人。又如通曉經史奧義而不懂得經商方法，不能从事正式交易，就可以說是拙于理財之道的人。再如一个人尝尽多年辛苦，花掉几百元學費，即使在西學上有所成就，但仍不能解决个人生活，那就是由于不識時務。这等人只能称之为文字批發店，他的功能和会吃飯的字典一模一樣，对于国家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廢物，因此又可以称之为妨害經濟的食客。可見过日子也是學問，理財也是學問，能够洞察時務也是學問，哪里只有憑念誦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書籍就等于有學問的道理？本書虽然定名“劝學篇”，但不只是劝人念誦文字。書中各項內容是从西洋書籍直譯或意譯出來的，具体地或者抽象地列举了一般人們应当体会的事項，指出了學問的主要目的。茲將我以前所写的一文作为第一篇，并又引申其意而写此第二篇，再拟接写第三第四篇。

論人与人平等

我在第一篇开首就曾說過：人們有生以来就是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今再引申其意，加以闡述：人类的出生是天之

^① 日本古代官修史書，由上古傳說起到推古天皇朝（公元628年）止，完成于公元712年。——譯者

使然，而非由于人力。他們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責和互不妨害，是由于根本上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間的造物。譬如一家兄弟和睦共处，根本上也是基于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倫大义。

所以如就人与人之間的均衡一致而論，我們不能不說人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現象形态上的平等，而是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若就現象形态而論，人間确实存有很大的貧富强弱与智愚之別：有的是諸侯貴族，身居宮殿，衣錦食肉；也有的是脚夫苦力，在陋巷暗室賃房居住，担心当日的衣食；有人施逞才智，充任官吏、豪商而左右天下，也有人毫無智慧，一生叫卖糖果度日；既有身强力壯的摔跤壯士，也有體質嬌弱的卖笑娼妓。他們虽有所謂天壤之別，但从另一角度，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区別的。所謂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財產和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賦与了体力和腦力的作用，使人們能够實現上述权利。这是無論如何不能用人力来妨害的。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貴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販之于分文，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样的。世間有兩句不好的諺語：一句說“哭鬧的孩子和地头^①不好对付”，又一句說“父亲和雇主都是不講理的”。从而有的人說人的权利也可以加以限制。这只是混淆現象形态与基本权利的說法。地头和农民虽然在現象形态上不同，但在权利上并無不同之处，如果农民身上的疼痛發生在地头的身上，也会一样痛，又如把地头爱吃的东西放在农民的嘴里，农民也会爱吃，憎惡疼痛和喜欢美味是人們的情欲，在不妨害他人的限度內达到可以达到的情欲就是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地头和农民之間沒有絲毫輕重之別，只是地头富而强，农民貧且弱而

① 日本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吏，主要的职务是征收租稅。——譯者

已。貧富強弱是人們的現象形態，本來就不能相同。但如現在有人想倚仗富強之勢，對貧弱的人肆行無理，以為這也是現象形態的不同，而沒有妨害他人的權利，那就好比一個力士以為自己腕力大，就用他的腕力擰斷鄰人的手腕一樣。雖然鄰人的腕力本來比力士的腕力弱，但是他那原來就弱的腕力並不妨害他自己的靈活使用，所以不能成為被擰斷的理由，只能說被力士擰斷了手腕是不幸之至。

茲將上述理論結合世事來談一談。在舊幕府時代，武士和平民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武士們作威作福，對待農民商人就象現在對待犯人一樣，甚至有“格殺勿論”的法律^①。在這種法律之下，好象平民的生命並不屬於自己，而是借來的一樣，農民商人要無緣無故地對武士低聲下氣，在外讓路，在家讓坐，甚至自己喂的馬都不能騎。這豈不是不合理已極嗎？

以上所說的是武士與平民個人之間的不公平。至於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就更不象話。幕府和三百諸侯都在他們的領域內建立小政府，任意處理農民商人，有時雖然裝着慈悲的樣子，其實不許人們保持應有的權利，有很多地方實在令人不忍卒睹。本來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如上所述，只是強弱的現象形態不同，在權利上并無不同之理。農民生產谷米來養活人，商人買賣物品以便利世人，這就是農民商人的職責。政府制訂法令，制服惡人，保護良善，這就是政府的職責。政府為着履行這種職責，需要很多的經費，而政府本身沒有米谷金錢，故須向農民商人征收賦稅，以資維持，但这是在雙方同意下獲得的協議，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約束。所以如果農民商人繳納賦稅，嚴守國法，就可以說是盡了他們的職責；政府征收賦稅以後，用之于正當開支，又能夠保護人民，也可以說

① 在德川時代，如果武士認為平民和賤民對他們無禮，就可隨時隨地拔刀砍殺，稱為“格殺勿論”。——譯者

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果双方都尽了职责，又不违背约束，就不会发生异议，而能各自行使权利，丝毫没有互相妨害的道理。然而在幕府时代，把政府叫做主上，如果替主上办差事，就滥抖威风，一路上白坐轿子，过河不给渡钱，用挑夫不给工钱，甚至这些老爷们还向挑夫勒索酒钱，真是可恶已极。此外又为满足王公贵人的享受好奇心而大兴土木，或因官吏胡乱办事，浪费金钱，以致入不敷出，于是就用种种名目来增税，还将缴税唤做“报答国恩”。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是能使人民不愁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算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又如政府把处理人民的诉讼事项说成是政府的烦累，那么人民要在生产出来的十包米中交去五包的租税，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烦累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说不尽的。反正如果彼此有同等的恩惠，就没有一方道谢，另一方不道谢的道理了。

追溯这种恶俗的起因，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象形态用作为非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势力来妨害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记住平等的原则，这是人间最要紧的事情。用西洋的话说，就是“Reciprocity”和“Equality”。第一篇开首所说的人与人平等亦即指此。

以上的议论虽然好象袒护农民商人，并且似乎有些夸大，但又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得出其他的论点。大凡处人之道，必须随着对象不同而改易方法。原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这种坚定的约束之上：即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则须遵守法律。譬如今天在日本国内遵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为缔约和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因此一旦制定成国

法，即令对个别人民或有不便，在修訂以前就不能变更，必須小心翼翼地加以遵守，这就是人民的职责。但是有些無学文盲，連“有理無理”的“理”字都不懂得，除飲食起居外一無所知。由于無学，所以貪欲極深，肆行欺詐，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职责为何物。虽然生殖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謂恬不知耻，慫不畏法的蠢虫。他們如果子孙繁昌，对于国家是無益而有害的。要治理这些蠢虫，决不可喻之以理，除施行威力鎮压以外，再沒有別的办法。这就是世間所以有凶暴政府的原因。不只我国旧幕府如此，自古亞洲各国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造成，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無智而招致的灾殃。有人受人嗾使，进行暗杀；有人誤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橫办法，搗毀富有之家；还有人酗酒偷盜，他們的举动簡直不象是人类的行为。对于治理这等坏分子，就是釋迦孔子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必須施行严厉的政治。因此就可以这样說：假如人民想避免暴政，必須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們劝学的宗旨。

第 三 篇

論国与国平等

如第二篇所述，人們無論貧富强弱，又無論人民或政府，在权利上都是沒有差別的。茲再推广此意来討論国与国的关系：国家是由人民組成的，日本国是日本人組成的；英国是英国人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国人都是天地間的人，彼此就沒有妨害权利的道理。一个人既沒有加害于另外一个人的道理；兩個人也沒有加害

于另外两个人的道理；百万人、千万人也应该这样。事物的道理不能由人数多少来变更的。

环顾世界各国，有的因为文明进步，文事武备都很昌盛，成为富强的国家；有的因为还没有开化，各方面都落后，成为贫弱的国家。一般地说，欧美的国家富强，亚非的国家贫弱。可是国家虽有贫富强弱之别，但如现在有些国家想凭借富强之势欺负弱国，则和大力士用腕力折断病人的手腕一样，就国家权利来说是不能容许的。

拿日本今天的情况来说，虽然有些不及西洋各国富强的地方，但就国家的权利来说，却没有毫厘轻重之别。如果无故受到欺凌，即使与世界为敌亦不足惧。到了这一步田地，就如第一篇所述，全体日本国民就应当拚着生命来战斗，以期不使国威失坠。

况且贫富强弱并非天定，而决于人的努力与否。今天的愚人可以在明天变成智者，从前富强之国可以在现在淪于贫弱，古今这种例子是不少的。如果我们日本人从此立志求学，充实力量，先谋个人的独立，再求一国的独立，对西洋各国只须对讲理者建交，对不讲理者抗拒，则其力又何足惧？这就是个人独立和一国独立的道理。

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

以上指出国与国是平等的，但如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能深切地关怀国事。

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够弃明事理，处理得宜，就是不依赖他人智慧的独立；又如能够靠自己从事身心劳动过活，就是不依赖他人钱财的独立。

如果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想依賴他人，那麼全國就都是些依賴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沒有帶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會上有一千個瞎子和一千個明眼人，認為只要由智者在上統治人民，人民服從政府的意志就行。這種議論雖然出自孔子，其實是大謬不然的。

在一個國家裡面，才德足以擔任統治者，千人中不過一人。假如有個百萬人口的国家，其中智者不過千人，其餘九十九萬多人都是無智的小民。智者發揮才德來統治這些人民，或愛民如子，或撫牧如羊；他們恩威并用，指示方向，人民也能不知不覺地服從政府的意志，從而國內聽不到盜竊殺人的事情，治理得很安穩。可是國人中便有主客的分別，主人是那一千個力能統治國家的智者，其餘都是不聞不問的客人。既是客人，自然就用不着操心，只要依從主人就行，結果對於國家一定是漠不關心，不如主人愛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內的事情還能勉強對付，一旦與外國發生戰事，就不行了。那時候無知的人民雖不至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會認為沒有犧牲性命的價值，以致多數逃跑，結果這個國家雖有百萬人口，到了需要保衛的時候，卻只剩下少數的人，要想國家獨立就很困難了。

由此可見，為了抵禦外侮，保衛國家，必須使全國充滿自由獨立的風氣。人人不分貴賤上下都應該把國家興亡的責任承擔在自己身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應該盡國民應盡的義務。英國人和日本人都愛護自己的國家，因為本國的國土不是屬於別國人，而是屬於自己的，所以愛國應該和愛自己的家一樣。為了國家，不僅要犧牲財產，就是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這就是報國的大義。

原來政府管理政務，人民受其統治，只是為着便利而劃分。如果面臨關係全國之事，就人民的職責來說，是沒有理由只把國事交給政府，而袖手旁觀的。只要具有一國國籍的人，就有在那個國家